

LU GUANG
JISHIZUOPIN 16PIAN



命

SHENGMING XIEZHEN

写

真

鲁光纪实作品16篇
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华师大 —

我的起跑线

生命写真

鲁光纪实作品16篇
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责任编辑 阮光页
责任校对 乔惠文
封面设计 袁银昌

生 命 写 真
——鲁光纪实作品 16 篇
鲁 光 著
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(上海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政编码 200062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
江苏省句容市排印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12.25 插页 6 字数 304 千字
1998 年 4 月第 1 版 199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印数 001—2 000 本

ISBN 7-5617-1771-7/I·165
定价 25.00 元

作者小传

鲁光，出生于浙江永康双门村，生日1937年10月26日。1960年夏从华东师大中文系毕业后，启用鲁光笔名。身份证上名字是徐世诚。自幼与山为伴，有山里人性格。当过记者、编辑、中国体育报社长兼总编，现为人民体育出版社社长，职称高级记者。经老作家曹靖华先生介绍加入中国作家协会，在中国报告文学学会挂了一个副会长的名。一生喜欢写作，但属低产者，三十七八年只出集子十多本。其中《中国姑娘》、《中国男子汉》有幸获全国第二、第四届优秀报告文学奖，《世纪之战》获全国长篇散文奖。年近半百时移情绘画，师从当代花鸟画大师崔子范，朝涂夕抹，废纸万千。1994年居然入展“中国作家十人书画展”，1996年又由中国画研究院主办“鲁光画展”。已出版画作《'96大写意》、《鲁光画牛集》、《'97鲁光画集》。因此得文坛、画坛“两栖人”戏称。



序

沙叶新

鲁光是报告文学作家，一篇《中国姑娘》风靡全国，大大地张扬了中国人的志气。当时一版再版，发行量几百万册，如今听来像是神话，但我们新时期的文学确实有过这样的辉煌。这一辉煌的光环里，当然包括着一线耀眼的鲁光。以后鲁光还写过许多精彩的报告文学和散文，但都被夺目的《中国姑娘》所掩，比如在这本集子里就有很多使人一诵难忘的佳作，如《一杆红木秤》、《三人行》等。

我常想一个作家即便著作等身，但真正能传世的也不过一两篇、一两部，如巴金的《家》、罗曼·罗兰的《约翰·克里斯托夫》、鲁迅的《阿Q正传》、托尔斯泰的《战争与和平》等。有的作家一辈子也只写了一部著作，但却永垂不朽，如曹雪芹的《红楼梦》。我们作家能有这样的一部，不是死而无憾了？然而更多更多的作家写了一辈子，写了百万言，写了千万言，可除了作家自己，还有哪个读者能记得住呢？虽然有的作品得了这个奖，得了那个奖，红极一时，热闹一阵，可无情的时间和公正的历史能否予以承认呢？所以我说鲁光能有一篇《中国姑娘》问世并传世，作为一个作家来说，已经是

功德圆满了,至少在新时期的文学史上可以有一席之地了。

当今有些作家为了传世,不惜争先(先锋)夺后(后现代)以欺世,竞相诲性诲色以秽世。殊不知,传世需益世,倘若于世无益甚而有害,岂能言传?益世之作,虽不一定可传,但这类作品也为时代所需,为读者所喜。所谓益世,是有益于真的认知,美的领受,善的津润。这个集子中大部分作品属于这类。也许经过时间的筛汰和读者的鉴拔,集中的益世之作亦可传世;果如是,则为鲁光之幸,读者之幸。

1997年7月9日

目 录

序	沙叶新 I
---------	-------

第一辑/真情永在

老祖母	3
一杆红木秤	6
三人行	12
迷糊张外传	26
迈来赛小姐	33
男人的世界	36

第二辑/辉煌一刻

中国姑娘	57
中国男子汉	133

第三辑/翰墨之乐

五峰斋记	187
------------	-----

砚边乐	190
书瘾	207
难忘的第一次	215

第四辑/画家素描

我与苦禅	231
作客师牛堂	237
勃舒大写意	240
东方的凡·高	248
跋	380

第一辑

真情永在

老 祖 母

这次回乡，时间非常短暂，说是住了两夜，其实只实实在在呆了一天。为父亲扫完墓，我急忙去看望年迈的祖母。她九十二岁高龄了。穿过古老的村庄，沿着长长窄窄的弄堂，直奔老祖母的住屋。她躺卧在门口的一张竹躺椅上。我站在她跟前用颤抖的声音呼叫她：“阿妈！”她抬起身子，叮望着我。望了半天，仍然没有回答我的呼叫。显然，她苍老了，真正苍老了。满头稀疏的白发，脸上的皮肤黑黄黑黄，像松树皮一样，不过，是松弛的。瘦得厉害，仿佛一阵风就可以把她吹倒，而且永远也爬不起来了。

“是我呀，阿妈！”我的喉咙哽咽着，说不下去了。我真想哭，号啕大哭一通。她坐起身，望着我：“啊呀！真想想不到还能见到你呀！”

三年前我回来看过她。那时，她还能拄着拐杖，摸黑走一里地，到我们的住屋来看我。这次她走不动了。想站起来，一个踉跄，差一点倒了下去。我扶住她。

她捶胸说：“你爸先走了。该我先走才好啊！我干吗活到今天

还不走呀！”她为我父亲的死悲痛欲绝。

苍老的祖母，不，应该说是衰老的祖母，她的记忆力极好。我小时候的事，也一件件数说得那么清楚。她十几岁就来到徐家。她说，祖父的哥哥是被雷公打死的，只留下一件雷公衣。祖父死的时候，她才四十挂零，我的叔叔才几岁。为了养活孩子，她整整守了半个世纪的寡。她从早到晚，就是在地里摸，摸了一辈子土地。直到前几年，还为叔叔家带孩子、养猪、做饭。她如今终于躺倒了，像一盏耗尽了油的灯，在风雨之中闪灭。

她忙忙碌碌地度过了漫长的岁月，从花轿上下来，就每天在地里干，围着锅台、磨台转，没有时间回想自己的一切。此刻，她干不了活了，躺在竹椅上，回想起了一件件往事。她有多少话要对人们叙说，可是很少有人坐在她的身边听她叙说。

在故乡的这一天，我一直坐在她身边，虔诚地听她叙说往事，驱赶老人的孤寂。

天下哪个人不会衰老？每个人都有这么一天。哪怕你真的能活上百岁、千岁，也总会有这么一天的。为什么不好好地照料她，给她温暖，让她留下一个美好的印象，再离开她为之奋斗了一生的这个世界呢？为什么看起来都是那么聪明的人，却不懂这个道理呢？忙，也许是的，但老人需要的是温暖啊！亲人的温暖啊！也许，只有到自己也有这么一天的时候，才会悔恨自己今天的行为。

我真恨不得天天伴守着可怜的老祖母啊！她为这个世界，贡献了一切。她创造了自己能创造的一切！

祖母有几分悲伤地说：“人老了就像一堆稀粪，连捡都没有人捡了。”真没有想到，她又突然问我：“你说，有阎王殿吗？有判官小鬼吗？”我摇摇头，肯定地回答：“没有！”

她信任地点点头，安安静静地闭上双眼。

我毕竟只停留了短暂的一天就要启程了。我只好一再嘱托婶

婶及弟妹们：“好好照顾祖母吧！这是我的一桩心事，我对你们唯一的嘱托！”

我在故乡住的两夜里，心里翻江倒海似的，一遍又一遍地向老祖母倾吐着心里话。儿时，我与您同床而眠，从您那里听了那么多美丽动人的故事。我去镇上小学读书时，您给我炒霉干菜，走五里乡间小路，送我到学校。假期里，我与您一道推磨，一道上山砍柴、放牧。我去上海读大学时，有一年春节过后还大雪纷飞，覆盖了山峦、田野。我怕耽误开学，急于赶回上海去。您送我，手握竹扫把，一边走一边清扫阡陌小路的积雪，走了八里雪路，把我送到公路边的小站。然后您自己一个人走八里雪路回村去。当我看到您清瘦的身影被雪野吞没时，我流下了激动的泪水。祖母，您用深沉得无法再深沉的爱，温暖了我的童年、少年和青年，不，是温暖了我的一生，影响了我的一生。祖母啊，您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乡村女人，但闪烁着劳动者的纯朴而崇高的美德。您实实在在是一个最伟大的普通人。

一杆红木秤

搬过几次家,别的物品常有更新,唯独这杆红木秤一直挂在我的居室的最显眼的地方。

它长不过盈尺,粗如拇指,暗红色。秤花是铜丝镶嵌的,秤钮是铜铸的,但都已被岁月磨去了光泽。秤钩,是铁打的,细细弯弯的。秤砣,是生铁铸造的,上面有“贰拾斤”的字样,像一口扁平的铁钟,用一条细麻绳拴着,挂在秤钮上。那细麻绳是人工搓就的,悠悠岁月已磨掉它外表粗糙的毛茬。它挂在我居室墙头已三十来年了,但那秤杆仍然笔直笔直,丝毫未走样。这是一杆真正的公平秤。

它是父亲留给我的唯一遗产。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不久,他就托人捎来了这杆秤。在给我的那封信中,他叮嘱道:“做事做人心中都应该有杆秤。”信是用圆珠笔写的,字迹苍老而又歪扭,但每个字都浸透了深情,沉甸甸的。

我的心,被强烈地震撼了。虽然那时我住的屋子很窄小,但我立马将这杆普通而又珍贵的红木秤挂到最显眼的地方,朝朝夕夕看着它。

我的父亲从小丧父，十二岁就拜师学艺，挑着跟他差不多高的沉重的秤担，走街串村，过着漂泊的艰苦生涯。从我记事时起，他已在东阳县吴宁镇开了家小秤店。说是秤店，其实就是父亲和他带的一个徒弟两人干活。一家七口人，就靠他那双粗糙得像锉刀似的手养活。在我的记忆中，他一生就没有穿过一件像样的衣衫。黑粗布褂子，黑布鞋，常年总是这身打扮。自己舍不得吃喝，但招待客人却热情大方。我们住的小镇，是村上的人出门必经的地方。几乎每天都有他带过的徒弟和乡里人来投宿，少则一二人，多则七八人，楼上地铺常常是睡得满满的。一般都是粗茶淡饭招待，有时手头宽裕一点，他就叫我去对门买半斤一斤熟羊肉、咸带鱼，为客人们加餐。至今我都觉得那熟羊肉和咸带鱼，依然是下饭的好菜。

我读完小学该升学了，父亲就对我说：“跟我做秤吧！”

“让我去考考试试看，考上了也不读。”我对父亲说。

我还真考中了。发榜时，我名列前茅。但我还是信守诺言，老老实实地在家跟父亲做秤。

“去上学吧，有助学金的。”老师爱才，上门来动员我读书。我也真是生逢其时，1949年秋天，我所在的小镇已解放，改天换地，新中国成立了。

“我只管饭，那行，你就去读书吧！”善良的父亲是那么通情达理。

我去读书了，发奋地去读书了。读完初中，又读高中，读完高中又去上海读大学。不过，在中学读书时，我每天回家都帮父亲干活，刨秤杆、钻秤眼、搓麻绳……父亲将他的手艺一点一点都传授给我。他总是那么善良慈祥，好像比我的母亲还慈祥。在我的印象中，甚至有严母慈父之感。不过，有一回，他跟我发火了，而且火气大得吓死人。

那一天傍晚，他用方天钳（像圆规似的）丈量我已钻好秤眼